

王福曾画集

王大為題



王福曾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王福曾画集

王大為題



王福曾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福曾画集 / 王福曾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27-0352-8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水彩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J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5533号

王福曾画集

王福曾 著

出版人: 吉西平

书名题签: 刘大为

策 划: 牛卫军

责任编辑: 田 园

校 对: 孟孜铭

出版发行: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邮 编: 730030

电 话: 0931-8773121(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网 址: <http://www.gansuarts.com>

设计制版: 兰州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0931-4679978)

印 刷: 上海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2

印 张: 20.5

插 页: 3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527-0352-8

定 价: 3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目 录

王公讳福曾传略	4
笔写乡土气 画有英伦风 ——王福曾水彩画赏评	6
高山景行 画意人生 ——怀念父亲	8
我慈祥的爷爷	10
水磨房	12
徽县嘉陵公社	14
桥头堡	16
山村柿子熟	18
佛塔	20
大坝村	22
维族庭院	24
兰州桃子	26
石门小景	28
伊斯兰经学院	30
山村风光	32
开发了的戈壁	34
兰州香瓜	36
万绿丛中一点红	38
金塔旧街	40

五彩令箭	42
颗粒归仓	44
庭院	46
工舍	48
江上雨濛濛	50
霸陵桥秋色	52
贵州榕江	54
静物	56
藏族村舍	58
丝绸古道金张掖	60
枣园春晓	62
碧口民居	64
雉鸡 竹篓	66
江畔人家	68
吴中董府	70
风景	72
新疆风光	74
成县鸡峰山	76
康县阳坝民居	78
下乡归来	80
静物	82

张掖小景	84
兰州白塔	86
乡野	88
一桥飞架从江	90
徽县南门外	92
静物	94
莫高窟	96
贵清山印象	98
贵州榕江	100
玉门街景	102
艾里的小院	104
静物	106
龙腾人家	108
蝴蝶绣球	110
桥上的马车	112
成县小院	114
静物	116
洒满原油的风景	118
江枫渔火	120
村舍	122
崖	124

敦煌莫高窟	126
白云深处	128
静物	130
生生不息	132
向阳窑院暖洋洋	134
卜家沟	136
工厂一角	138
南通港	140
四月的草原	142
玉门石头桥	144
菠萝 桃子	146
采矿车	148
石上人家	150
白龙江大桥	152
无锡西门外	154
静物	156
郊外	158
工地料场	160
对顶红	162
烧硫磺	164
兴建中的水电站	166

毛泽东故居	168
银川西塔	170
静物	172
福州印象	174
永登古建筑	176
百年老宅	178
水库拖轮	180
春江水暖	182
丁香下的思念	184
石桥	186
高原生命树	188
福州的商铺	190
广元风光	192
天水甘泉民居	194
龙瓜红辣椒	196
待归	198
碧口印象	200
海滨	202
九月的鲜花	204
成县小院	206
圣地延安	208

农家院	210
丁香花	212
西峰农家院	214
大桥流水	216
居高风光好	218
碧峰间	220
闸	222
静物	224
兴隆山门	226
安宁人家	228
碧口民居	230
红辣椒大白菜	232
放蜂人的午餐	234
阳坝街景	236
乌篷小船	238
农家小院	240
董志塬	242
后记	244

王公讳福曾传略

王公，讳福曾，西北师范大学美术教授。初习油画，后攻水彩，终自成一派，以水彩画蜚声陇右，名于当代，其作素有“王氏水彩”之誉。

公原籍河北怀来县，辛未年（1931年）端午生。兄妹五人，排行老大。父慈母严，自幼勤劳耐劳，孝悌仁厚，凡事为弟妹先，颇有长者之风。弟妹信而效之，以兄为范，后皆有所成，或从教从技，或从政从艺，门风书香蔚然，一时为人称道。

公出于职员之家，长于幽燕之地，既承邮局译电员父亲细严谨慎家风之影响，兼接刚正朴实、慷慨侠义民风之熏染，性情耿直而心智敏密，少即好学，有非凡之思，逸群之才，尤爱绘画。常停步街边，驻足棋摊，耳听梆子，目送流云，因观察入神而忘食废寝；望山川草木，屋舍田园，见鱼虫鸟兽，人物百态，无不欣然勾勒，下笔立成，栩栩如生。四邻赞美，闻者无不称奇。

1950年，公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为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吕斯百教授于当

年筹建而成，公得以立身名门，师承大家，人皆艳羨，以为满足。然青年鸿志，水击三千而扶摇九万，公之心，亦悠然高远，故勤学苦练，泼墨不倦，一度曾就读于徐悲鸿先生主理之中央美院。吕斯百先生爱其才，嘉其志，不舍其人，故一日三书，真情召唤，终再纳门下并倾囊相授，精心扶植。公以此尽得真传，学业如虎添翼；兴之所至，常足不出户，挥毫达旦，寒暑写生，孜孜不倦，画技日新月异。立斯百先生门下先后五载，最得恩师青睐。公尝言：“先师对画面色彩的分辨与驾驭能力至为高超，其取景构图、空间处理、虚实运用、色层分布、着色程序及质感表现的功力深不可测。对艺术，先师追求尽善尽美，终达出神入化；对弟子，先师苛求造型至上，浮躁难入法眼。恩师之艺德人品，尤其是他对美术教育事业全力倾注的精神震撼我心，从师修业数年，教益终生难忘，虽屡遭坎坷而不敢稍有懈怠。”

1955年，公毕业留校任教，得与恩师同事，有幸再聆教诲。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首需人才，王公之心，盼笔生辉，有所作为。不意运动如潮，左风狂吹，王公方正，1957年即因言获罪，打成右派，调离



教学岗位，且被驱乡野，荷锄挥镰，早出晚归，社教数载。适逢年过五旬的吕斯百教授奉调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叶落归根，亲眷相会。公前遭政治压力与人身凌辱，后失专业导师与精神支柱，处境日窘，生活日贫，拮据求生，无力继续所好所学所擅之油画。然疾风劲草，穷且益坚，困厄逆途，公未忘恩师归宁前夕面谈之忠告：“勿沉沦！勿自贱！勿丢专业！”繁重劳作之余另辟蹊径，开始因陋就简，暗暗转攻水彩画，自兹上下求索，潜心研创，耿耿一世，终生未辍，遂大成焉。

初，公追学著名画家、昔日老师刘文清，兼法张充仁、李剑晨、潘思同诸前辈，及苏联水彩画名家克里马申、茹柯夫等，眼观心动，日思暮想，千描万画，博采众长，汲汲以求者凡十五年，终得心应手，出凡入胜。1973年参加“百花美展”崭露头角，名扬画界。后深钻细研，妙调滴水，精铺七彩，巧布百色，由技而艺，达于化境。其作屡屡入选全国美展，数获大奖，并有《水彩画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王福曾水彩画集》传世。公领军陇上画坛，曾任甘肃省水彩画协会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重名之下，退休后仍难辞多家院校固请，热衷栽培后

进，直至仙逝。

公勤耕教坛五十余载，桃李满天下，弟子逾三千，今多画苑奇葩，教界骨干。2010年12月卒于金城兰州，享年七旬有九。

公为时所迫，因贫转业，致力画材低廉而墨彩纷呈、习作便宜而魅力独特之水彩画五十年。概以其从油画入水彩，从专修到自学，从学院而田园，正应“师造化，得心源”之艺道，故自出面貌，借小画而成大家，得享“王氏水彩”美誉。原其足迹，栽花为柳，种瓜得豆，其命耶，其运耶，抑其志与力耶？晚辈赞曰：天将成之，人先谋之；人欲金之，先百炼之。公之一生，立命沙滩而生机勃勃，处运凹地而积土成山，实乃角力命运，胜其试探，所谓成果，当得之赏也。

笔写乡土气 画有英伦风

——王福曾水彩画赏评

李宝堂
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王福曾先生是我省著名水彩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31年生于河北省怀来县，195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师从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吕斯百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水彩画协会主席。著有《水彩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出版《王福曾水彩画集》，作品曾连续入选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王福曾先生虽然身居中国西部黄土高原，但对水彩画这一源自欧洲的西洋艺术情有独钟，造诣颇深。他不仅长期研习国内大家名作，而且具有宽阔的艺术视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关注国外水彩画艺术的发展。对欧洲特别是英国水彩画的经典作品，倾心揣摩，深得精要。久而久之，既技法娴熟，又精神相近，画作中常常于山野乡土间透露出高贵的英伦风韵。

研究王福曾先生水彩画的艺术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概括，即善于水，长于色，精于笔，妙于意。

水彩画与其他画种相区别，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用水调和颜

料，故称水彩画。这种特殊的材料性能，要求水彩画家必须善于掌握水分。甘肃地处高原，气候干燥，温差很大，作水彩画特别是户外写生，困难甚多。王福曾先生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掌握了在气候干燥的条件下水彩画创作的特殊规律。他针对不同季节、地区、时间、对象和画纸，采用不同方法，以克服不利因素，对水的掌握逐渐达到妙境。作品大多具有色彩淋漓，干湿相宜的效果。特别突出的是，他的画绝无白色水粉颜料介入，所有色彩完全靠水调和，无论是高光和亮部，完全靠控制留出，以求色彩的透明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水彩画和油画一样，都是用色彩塑造形象，对画家的色彩感觉和修养要求极高。王福曾先生做学生时，就以色彩出众，颇得油画大师吕斯百先生赏识。执教之后，更是把色彩研究视为治学之要。他潜心研究中外绘画色彩专著，还从反复绘制色轮表入手，以深入了解色彩变化的科学规律。更重要的是他长期坚持写生，自觉地到大自然中去认识色彩、把握色彩、表现色彩，更加成就了出众的色彩天赋。他的画色调清雅，变化精微，富于对比，质感强烈，亮部虽亮却又富有变化，

暗部虽暗却暗而不死，无论亮部还是暗部，色彩都很透明，都很饱和，都具有水彩画极难达到的色彩锐度。

用笔独到是王福曾先生水彩画艺术最突出的特点。他一般采用多次着色法，多在初次渲染色彩将干未干之时，依据不同对象的结构和形象特征进行多次刻画，特别注重色、纸、水、笔特性的综合把握，用笔果断潇洒，一气呵成，笔笔精到，笔笔见痕，并使水痕、色迹、飞白和笔触自然融合，产生生动的笔触和肌理效果。与很多水彩画家不同的是，王福曾先生拒绝制作，坚决反对各类非笔非画的奇技妙招，力主严格保持水彩技法的纯正和水彩画的绘画性，因而，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

王福曾先生写实能力很强，画得一手好速写。在水彩写生中，有时以寥寥数笔勾勒轮廓，有时则完全靠色彩把握形象，尤其擅画古建筑、民居、树木和静物。他重形之准确，亦重意境之美妙。画作大多表现西北富有鲜明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景物，从他的很多代表性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山雨欲来，晚归的农夫在山路上踽踽独行；繁杂的

农家院落，老屋古朴、炊烟袅袅，但见几只白色的母鸡悠闲地觅食；古老的小街，店铺相连、招牌林立，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行其间，一派市井风俗；雪山高耸、白云朵朵，湛蓝的天空下牛羊成群，把碧绿的草原衬得如诗如歌……这些水彩画佳作构图精到，色彩典雅，形象生动，情景相融，意趣盎然，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著名美学家洪毅然教授与王福曾先生可谓挚友感情笃深，曾撰文赞誉王福曾先生的水彩画“技法纯熟、风格严谨、造境清新、意趣淡雅，颇受艺林珍视，深得群众爱赏”，并称其画法为“王氏水彩”。

高山景行 画意人生

——怀念父亲

王 岩 王 晶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走远，没有走远的还有他的教诲和画作。而记忆中这些永难磨灭的印迹，让我们很难做出选择，是写一篇文章怀念他作为一个父亲的辛劳和慈祥，还是为他出一本画册，展现他艰难一生所创造的令我们高山仰止的艺术成就？

作为大学美术教授，父亲留给人们的印象也许是拥有著述丰厚的教学成果或“王氏水彩”不知凡几的画作。可有谁知道，他刚踏入社会不久便赶上了五七年反右，一如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他也没有例外。这种如同坠入深渊的劫难，别说前途，连生活都陷入饥寒交迫之中。在惶然而战栗中，还没有弄清政治运动的走向，“文革”又来了，他毫无例外地成了“臭老九”。我们虽也陪着父亲在历次运动中惊恐过悚惧过，但我们根本无法全面体会他从青年到中年整整二十年的心灵苦痛。

年轻一代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师从国家美术泰斗吕斯百的青年才俊，一入社会就被构陷，政治上不见曙光，生活上穷困潦倒，连买创作油画的油彩都无力度支。可他生命的意义只在作画，买不起油彩，就买廉价的水彩，谁也不能阻止他走向理想的王国，用画笔表现自然的美丽和民众的疾苦。我们至今也想象不出，如果没有那场运动，父亲作为吕斯百的得意弟子，在油画创作上会达到怎样的境界。好在他精神上不屈不挠，技法上另辟蹊径，终成一派“王氏水彩”。

历史不能假设，父亲的人生不能重来，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不以

己悲，屈辱淡然，直到中年，才迎来了迟到的春天。那时的他，仿佛与时空赛跑一般，除了上课教学，就是独自外出创作，或者带着学生到处写生，一去一两个月。而每次回来，从不带什么土特产或者好吃好看好玩的东西，背回来的总是一擦擦的速写、习作和画作，于是家里就变成了他的展室和讲堂。桌上、椅上、沙发上，甚至台灯罩上都摆满了他的画。他讲每幅画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故事，比如《麦垛儿》是他骑在猪圈墙上画的，《洒满原油的水彩画》是在油井边画的。听着父亲的讲述，我们仿佛跟着他一起走过了田野，走进了村庄，走入了院落，画面上的景物也一下子都变得活灵活现起来。每当这时，家里其乐融融，我们无比开心。

作画教书之余，父亲在情绪好的时候也唱段京戏，除此好像再无其他兴趣爱好。只要在家的时候，他要么读书、备课，要么摆弄他的画框、画纸、画笔，要么整理筛选写生带来的画稿，要么推敲构画新作，清洗调色盒。总之，大都在做与绘画和教学有关的事，常沉静寡言却忙得不亦乐乎。即使饭后睡前等闲暇时间，他也总爱在报纸的空白处顺手勾勾画画，家里的杯勺酒瓶、刀叉水壶、坛坛罐罐、器皿花卉，或者土豆辣椒、洋葱大蒜、时令瓜果、萝卜白菜，哪怕是盘中的糖果，桌上的书籍，学生的贺卡，他人的请柬，架上的唐三彩，都能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色彩斑斓。不仅如此，家里的人也都一个不落地成了他的模特，且百画不厌，新颖迭出。

和母亲一样，父亲特别节俭，尤其喜欢整洁。他有个保持了一辈

子的习惯，就是身上常带一块白色的确良手绢。每当第二天要拿画去上课，头天晚上，他必定精心挑选画作，仔细装好画框，用白手绢将镜框擦了又擦。直至退休后在兰州师专（现兰州城市学院）、湛江师范学院当客座教授多年依然如此。他的颜料盒、画笔盒，甚至橡皮擦，都由我母亲专门定做了保护套，全手工缝制，一件一件整齐地摆放在画箱里。连画纸裁完的边角料，他都量体裁衣，依形作画，从不浪费。我们陆续工作后，家里条件渐渐好起来，托人专门从中国美术馆带回英国出品的水彩画纸和颜料。父亲把一张裁成几张，不舍得大张尽用。我们劝他，现在条件好了，几张画纸不成啥问题，但他还是寸纸寸金，并开玩笑说，这种纸太贵，画起来压力大。结果直到临终，那些画纸还没有用完。

父亲眼光很高，对创作几乎严谨到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总是千挑万选，凡不满意的，绝不示人。他生前认为，自己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一辈子也就百十余幅而已。而父亲爱画，简直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是出了名的“小气”“吝啬”，而且是“千金不换”。记得一个周末，家里来了两位高个子大胡子的外宾，他们在我家整整待了一天，几乎欣赏了父亲所有的作品，最后表示要高价收购一部分。为此，家里还专门召开会议，父亲严肃征求我们兄妹的意见，他说：“你们希望我为家里留下美元，还是为学生留下教材，为你们留下艺术作品？”那时我们还小，发表不了什么意见，后来偷偷问大哥到底能卖多少钱，大哥白我一眼说：“反正想买啥就能买啥。”因为那是家里第



1988年王福曾先生
与夫人王桂在新疆
写生

一次正式召开家庭会议，所以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今想来，说是开会商议，其实是父亲在考验我们，他压根就没打算卖掉自己的“孩子”。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每思之，不免歔歔，但最好的怀念莫过于把他的作品集结成册，奉献于世人面前。其实在他生前的2000年就曾正式出版过《王福曾水彩画选集》，水彩画《落潮》也曾编入1990—2000年中国美术十年断代史《今日中国美术》以及学术专著《应用美术初步》和《水彩静物、风景画法十二讲》等。但我们兄妹还是想为父亲出一本完整的画册，使他一生的心血和追求，能继续为他所挚爱的艺术事业增色添彩。

一生父子缘，回眸尽温暖。点滴成追忆，往事如云烟。父亲，您生养我们，此情永难忘怀！

我慈祥的爷爷

王婧如
长孙女 现居悉尼

远隔重洋，叔叔和姑姑打来电话，他们要为已经仙逝四年多的爷爷出一本完整的画册。听到这个令人欣喜的消息，我不知怎么了，泪水一下模糊了双眼。模糊中，爷爷的音容笑貌更清晰了，那飘逸的银发，慈祥的面容，岂止一个干净体面的大画家，他的长相本身就如一尊汉白玉雕出的艺术品，以致晚辈中无人能及。也害得我苦苦寻觅，想找一个爷爷般形象的，为之倾诉衷肠。

每个人，尤其是女孩子，总想在长辈柔软的心窝里，一边撒娇，一边成长。而爷爷的心窝，就是娇宠我的港湾，足够柔软，足够甜蜜，让我在欢乐中度过了童年。

那时，我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西北师大的家属院里。爷爷是美术系的教授，他上班的地方一抬眼就是水塔山，山上有好多花草树木。在我眼里，那是最好玩儿的地方，从师大附小回家，拐个弯儿，就可以去山上玩一圈。那里草绿花红，沁人心脾，至今还能回味起来。当然，最惬意的还是揪一朵花儿戴在头上，不怕人看见，当时还没有《茉莉花》中江南女孩儿的那种羞涩，只是淘气罢了，尤其在仗势欺人方面

和《水浒传》里的高衙内差不多。比如常去美术系找爷爷，一次遇到门卫拦着不让进，我就跳着蹦子大声喊爷爷的大名，这种气焰是不是很嚣张？好在爷爷低调，笑哈哈跑出来，把我搂在怀里小声说：“别喊叫，学生们在上课呢。”别看他低调，遇着过来打招呼的老师，还是会很得意很自豪地介绍我：“这是我孙女，叫如如。”从此，我再去系里大家就认识了，不但不阻拦，还会亲切地指指，爷爷在那里。

爷爷对我的娇宠是无条件的。比如给我买了一只乌龟，我只管玩儿，饲养的事他全包了，包括喂食、换水，就连乌龟患了眼疾，也是他给点的眼药水。在我出国以后，他还常写信向我报告乌龟的健康状况。还有，爷爷给我弄来一大缸法国蜗牛，每次上市场，都是他帮我跟菜贩子要菜叶，每晚也是他在缸上盖上厚厚的玻璃板，以防蜗牛爬出来。但很快我就对蜗牛失去了兴趣，他却慈悲为怀，仍旧照顾它们，直到最后一只没了。

还记得有次爷爷带我去买书，买了一大摞，可他拿出一本既无图也无画的对我说：“这是给你买的，好好学习，将来当学者。”我当时

就把小嘴撅成了小喇叭，两手一背，就要打道回府，却不知他在逗我，直到看见他手里还有我喜欢的狼和小羊的书，才喜出望外。

也许是搞艺术的，爷爷的城府好像不深，每有客人来访，他连寒暄都顾不上，直接拿我显摆，说他孙女唱歌，满校园都听得见。言下之意，他孙女是歌唱家，因为嗓门大。我当时就说：“嗓门大就能当歌唱家吗？收破烂的也嗓门大，咋没见当歌唱家？”爷爷突然发现我会思辨了，可他依旧“毛病”不改，又对客人说：“看看，我孙女不但唱歌声音大，脑子也转得快，厉害吧？”总之，凡是到我们家来的客人，凭你是画坛翘楚的大家，还是才高八斗的作家，都必须在他的率领下，不许溜号地当我的粉丝，就差让我像电影明星那样给人家签名留念了。有这么惯孩子的吗？可这正是一个老人心里的柔软和甜美，谁敢剥夺？

在不胜枚举的故事中，最让我好笑的是，他给我买了双塑料凉鞋，买就买了，可是理由却近乎荒唐，说是穿上塑料凉鞋，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玩水啦。天哪，我亲爱的爷爷，我若不穿着塑料凉鞋把师大院里

的污泥浊水都踩上一遍，就是对不起爷爷啦？

可是不论怎样娇惯，他对我的影响，还是那种从里到外的文化气。他会以一个老人的磨叽和精心，把一些画纸的边角料裁成巴掌大小，然后装订成线装书，用正楷小字写上唐诗。这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虽远涉重洋，异国他乡，总也带在身上，不时捧读。因为从这本小书里，能闻到 he 留下的墨香，也能听到 he 呼吸的声音。

爷爷的慈祥让我时时处处都能感觉到，他看我，总也端详不够，直到藏不住的笑意把眼睛眯成一条缝时，就该拿起画笔给我涂脂抹粉了。我说：“爷爷，看不见人家正在吃呢，等人家吃完了再画不行吗？”他却说：“爷爷画的就是馋嘴的小丫丫。”这种爷孙无忌的情景，每每想起，笑着笑着就哭了。

不该哭，爷爷会心疼的。再说这是叔叔和姑姑忙了一年多，才为爷爷整理出的一本完整的画册，就要出版了，我应该为爷爷的画作付梓成书而欢笑。

水磨房 240mm × 140mm



69.11.10: E



